

續古文辭類纂

冊七

卷之七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四

中編之九

傳狀類

漢書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何曰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曰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曰化洽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曰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二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蘇武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召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由然常稱曰庶民所由安其田里而士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由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令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由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

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召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召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召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召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召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召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

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呂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呂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呂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呂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呂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呂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

錢穀計簿書正呂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呂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已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呂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疇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呂賢良高第揚

州刺史霸爲潁州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
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召章有德時
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
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
皆畜雞豚。召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
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召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
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
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
伏。召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
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
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
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
驚召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
獨有死無呑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

可召爲棺。某亭猪子可召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召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召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召入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召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

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呂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呂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鷗雀飛集丞相府霸呂爲神雀議欲呂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

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呂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驃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呂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呂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士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士益廉貞淫之行而呂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卽諸侯先行之僞聲輒於京師非細事也漢

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曰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曰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曰奸名譽者必先受戮曰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懃又樂陵侯史高曰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曰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曰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二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

高竟爲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卽取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口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永遷北海太守口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口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奴約結固士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

呂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
肉何則有士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
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
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
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
儉節祿賜呂共九族鄉黨家士餘財神爵元年卒天
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
士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
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呂奉其祭祀初邑病且
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
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
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
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呂明經爲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士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驄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七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亡爲無道士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儻於桀紂也。得亡爲堯舜也。王說其詔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亡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瀆邪惡所習。存士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亡問。遂亡爲有大憂。

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爲諱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卽位二十七日卒呂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呂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已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呂息其盜賊呂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

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立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已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釣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士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己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蘿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爲帶牛佩犧。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
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
寶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曰。爲王生素耆酒。士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
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
子卽問君。何曰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曰。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上曰。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
生爲水衡丞。曰。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
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曰。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曰。明經甲科。爲郎。出。